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飞机来到北京,其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外交关系,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日前,《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出版,这是尼克松唯一的亲笔回忆录,书中曝光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他的笔记、口授日记记录等,其中“尼克松访华日记”披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摘录如下。

“美国人民拼命争取和平”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我当时想,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料,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日记

像亨利(基辛格)在飞机上所指出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周恩来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特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跑道上,《星条旗》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中国人一点也不自负”

下榻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

日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国务卿)走上飞机,很关心地说,我们应尽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阿两国有过一段特殊的友好关系,阿尔巴尼亚的商品和电影在我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后来,两国关系疏远。这一变化的内幕,很多人并不清楚。

中阿因携手“反修”而亲密

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阿尔巴尼亚,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1949年11月23日建交)。中阿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特别是1954年两国互设大使馆后,中国开始了对更加贫穷、落后的阿尔巴尼亚进行经济援助。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开始交恶。阿国同中国并肩携手,共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直接导致了苏联对阿的断援和苏阿断交。鉴于此,中国全盘接手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阿的一切援助。中阿两党、两国间迅速结成举世瞩目的“一大一小”的“特殊关系”。此后的中阿关系表现为:上层交往多而频繁,经、军援助十分巨大,合作范畴无所不包,互相评价调门特高,礼宾接待不断破格。1966年11月,毛泽东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贺词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表述,把中阿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

1966年4月,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国主要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到首都机场迎接到访的由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作为总理,1964年、1965年、1966年曾连续3次正式访问阿国,并在阿度过1964年新年。

两国十余年关系堪称“大热”

中国政府在经济情况十分困难的岁月里,举全国之力援阿,总额达100亿元人民币。作为回报,阿方对中方也多有支持,包括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

1968年,中阿两国党、政、军最高领导决定派军方主要负责人分别率党政军代表团到对方访问,同声谴责苏联和北约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中国为表达对阿退出华约的支持,一次性就提供援助项目30个,几乎占我方全部援助项目的1/3。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方面,阿方始终给予很大支持,且收效甚佳。此阶段,中阿高层形容彼此双边关系的词汇,上升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这样诗词一样的表述。整个60年代加上70年代初,总共十余年的中阿关系堪称“大起”“大热”。

尼克松访华日记再现“破冰之旅”



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几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椅子旁边的小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利索了。”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记录里大概没写。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

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不断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必须搞好同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我们被邀请

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育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配。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此前在宴会祝酒词中讲到我们将要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22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摘自《环球时报》)

“邀尼克松访华”成转折点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中苏中美间关系的缓和与解冻,中阿一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双边关系遇到麻烦。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回国,中国政府同意他通过中国“过境”并在北京机场实现中苏两国总理会晤。此举遭到阿方的批评和反对,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在反对苏修斗争中“妥协”“动摇”。

中阿“特殊关系”遭遇决定性的挫折,是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峰会。在基辛格为筹备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行而刚刚离开后,周恩来迅即在1971年7月中旬向阿驻华大使罗博作了通报,告之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可能因此启动,表示这并不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不要求阿方同中方的做法一致。对此,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洋洋万言,对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一事同阿方事先商量大表不满,声称中国此一决定“不正确”,不同意将美帝国主义重新定位。从此,中阿关系每况愈下,从“大热”变成了“大冷”。

阿从三个方面恶化对华关系

当年,阿尔巴尼亚主要从三个方面主动恶化了对华关系。首先,阿主要领导人霍查一马当先,各种媒体紧跟其后,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国、反对苏修基础上的,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阿国把“中国修正主义”同苏联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欧共修正主义并列在一起进行“反对”。其次,阿国1976年11月初召开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专列一项攻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再次,阿方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一方面攻击中国援助“意在破坏”阿经济,另一方面又放出阿“绝不在外来的压力下低头”这样煽动性的话语,导致阿、中政府间的一场你来我往的“照会战”,最终迫使中方对阿停止援助、撤退专家。

面对阿方无休止的攻击诋毁,中方“骂不还口,不与论战”,在“照会战”中也尽量不使矛盾激化。阿尔巴尼亚的反华给自己酿成苦果,经济跌落到深渊。1985年霍查病逝,阿利雅上台,中阿关系重又逐步走上正常外交的路子。冷战结束后,阿方历届民选总统和政府总理都曾应邀访华,他们公开承认霍查一度反华对阿中关系铸成大错。中国领导人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访问了阿国。中阿友好关系比之过去,更为健康、稳固。(摘自《纵横》)

医生笔记揭希特勒用药奇闻

希特勒私人医生莫雷尔在1941年的笔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给患病的希特勒服用的各种药物,这些药物的作用是要让后者能够尽可能地支撑下去,不要垮掉。事无巨细的医疗记录,揭示了“病人A”希特勒鲜为人知的一面。

“病人A”缺席战事会议

1941年夏,苏联的殊死反抗让希特勒尝到了失败的滋味。8月,战事正处在千钧一发的阶段,希特勒却病倒了,这是很多年来第一次。他发烧、腹泻,浑身关节疼痛,不停地打着寒战,大概是染上了痢疾。

当莫雷尔赶到希特勒的地堡时,只见他浑身瘫软地倒在床上,像只泄了气的皮球。焦急和忙乱中,莫雷尔决定给希特勒注射一种他自行研制的荷尔蒙药剂,这是用从猪和其他牲畜身上取得的心肌浸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肝腺腺加工制成的。为了缓解急症导致的疼痛,莫雷尔又给希特勒注射了20滴杜冷丁。但是,频繁的腹泻并没有停止。这天中午的战事会议上,“病人A”缺席了。

“元首非常生气。”莫雷尔在当晚的医疗记录中写道,“我从没见过他在我面前发过这么大的火。”这私人医生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兴奋剂疗法。很快,针剂见效了,希特勒的痢疾症状消失了。

第二天,希特勒重新出现在战局讨论会上。就在他生病的那天,他与总参谋部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再次暴露。

总参谋部的将领们认为应当将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以攻坚战的方式占领苏联首都。但希特勒却另有打算,他执意将军队分成南北两个军团,北方军团的任务是攻苏联北部的斯大林格勒,南方军团则在同一时间穿越乌克兰向高加索挺进,夺取对战争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各大油田。

药物当作营养品

为了让“病人A”不再因为生病而受到将领们的排挤,莫雷尔决定加大预防性注射的力度。从此,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新的药物,达到80多种,并通过注射剂量的调整,来达到自己

所希望的最佳疗效。他甚至抛弃了对症下药的原则,而是将药物当作营养品,源源不断地注入希特勒的身体。

这些药物无奇不有,如一种后来多用于兽医领域的荷尔蒙促进剂,从子宫血液中提取的富含荷尔蒙和免疫抗体的丝氨酸,可改善性欲和活力等衰退的性激素睾酮,还有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有助于治疗抑郁的睾丸素。这种治疗方法一直延续到希特勒生命的最后一刻。

自1941年秋起,越越来越多的动物成分开始进入希特勒的血液,他体内的天然免疫系统逐渐被人工构建的防护墙代替。随着希特勒身体对药物的适应,要想保证药效,只能不断增加剂量,否则其身体很可能就会崩溃。

当元首偶尔外出工事,在“狼穴”一号禁区里散步时,莫雷尔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在他的身侧,一名助手拎着注射器被包跟在后面。莫雷尔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心只想讨希特勒的欢心,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希特勒及纳粹的迅速垮掉。(摘自《元首战:纳粹噬史》)

嘉靖帝放27张龙床防行刺?

近日,故宫将发布新的APP,这款APP将不仅向用户介绍传统宫殿建筑相关知识,还将讲述发生在这些建筑中的宫廷历史。据记载,明朝嘉靖帝时乾清宫曾放置27张床,用来迷惑夜间行刺者。这是真的吗?

嘉靖朝的大臣张合在其著作《宙裁》中,明确写着嘉靖时乾清宫有27张床。乾清宫是皇帝的住所,作为刑部主事的张合,进入乾清宫是为了办壬寅宫变案——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11个宫女想联手勒毙嘉靖帝。

据《宙裁》记载,乾清宫上下共9间房,每一间都有3张床。那么,这27张床真的是用来防止行刺的吗?北大史学博士胡丹在《大明王朝家里事儿》一书中认为,宫廷戒备森严,皇帝不可能总提防着被人行刺,而且乾清宫不过两层楼的空间,放再多床防范效果也不大。放27张床,是和古代的礼制有关。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子林论述,在周代,天子所居有六寝,包括一座路寝和五座小寝,路寝是天子处理政务的地方,小寝是天子休息的地方。天子春季住东北寝宫,夏季大部

分住东南寝宫,秋季住西南寝宫,冬季住西北寝宫,夏季的最末一个月住中央寝宫。六寝排布实际上是一种明堂结构,明堂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房子为三开间,每间放1张床,则每座房里共有3张床。但嘉靖寝宫就没有六座了,而只有一座,故只能把明堂东南西北的房子完全集中于一座房子里,每间放置3张床。因为帝王号称“九五之尊”,所住都是九开间,所以共计27张床。

尽管放27张床可能是为了符合礼制,而不是为了防止刺杀,但嘉靖帝的确是一个多疑、敏感之人。

1565年,嘉靖帝病重,传唤太医徐伟。当时,嘉靖帝龙袍抱到了地上。徐伟怕踩着,站在远处不敢上前。嘉靖帝觉得很奇怪,徐伟解释:您的龙袍掉在地上,臣不敢进。嘉靖帝很开心,专门下诏表扬了徐伟。因为徐伟说龙袍在地“上”,没说地“下”。地上,人;地下,鬼也。

嘉靖帝的多疑,还体现在他的用人。为了绝对掌握和独裁行使权力,嘉靖从持久地信任朝臣,到“所进用者,后多不终”,往往骤贵之,

而又骤贬斥之,亦有驱斥后又再召用,复用后又再斥逐。比如早期的杨廷和、蒋冕、毛纪等均有策立功,但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连续被斥退,甚至被定为奸党。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武黎嵩认为,嘉靖帝心理“扭曲”,与少年时代的经历相关。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时无子,又无亲兄弟,身为堂弟的朱厚熜便被迎接进京,继皇帝位,年号嘉靖。按规矩,嘉靖帝应尊奉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为父,改称自己的生父为“皇叔”。嘉靖帝却坚持要加封自己的生父为“皇帝”,与文官集团争执,互不妥协。最终,嘉靖帝严惩群臣,光是被杖责打死的就有16人。由此,嘉靖帝不信任身边的官僚集团。

胡丹则认为,嘉靖帝迷信道教,因为长期服用丹药,药性燥,所以脾气变得十分暴烈、多疑,受到责罚的官人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壬寅宫变。死里逃生后,嘉靖帝不敢再住乾清宫,他搬到了西苑永寿宫。直到20多年后,嘉靖帝去世前不久,他才搬回到乾清宫。

(摘自《扬子晚报》)

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 “印象区医院·魅力七十年”摄影征集启事

影像绘宏图,镜头出真情。济阳区人民医院从1949年建院到2009年搬迁至西院,及至2018年妇儿医院开工建设,再到2019年,医院迎来建院70周年,也迎来阔步奋进的新时代。70年的风雨兼程,70年的行医济世,70年的发展成长,是一曲激越而动人的时代乐章。抚今追昔,为传承和弘扬医院救死扶伤、守护生命的医者精神,回顾几辈人砥砺前行、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讴歌医务人员无私奉献、奋发向上的职业风采,现医院面向社会征集摄影作品。此次摄影征集活动为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七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 一、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
- 二、活动主题 “印象区医院·魅力七十年”主题摄影展
- 三、作品内容

1. 医院人文类 颂扬医护人员爱岗敬业、奋勇拼搏的崇高职业精神,反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摄影作品。
 2. 医院建筑类 展示区人民医院时代特色和人文精神的外部环境及内部设施的摄影作品。
 3. 艺术创意类 展示区人民医院艺术性的摄影作品。
 4. 自然花草类 展示区人民医院自然环境的摄影作品。
- 四、作品要求
1. 要求原创,内容健康、主题突出、积极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
 2. 作品专题题材和体裁不限,风格、彩色、黑白不限,类型分为单幅、组照及故事图文三种。组照每组3-6幅,故事图文作品

- 1-10幅一组,附带文字说明。
 3. 投稿作品需以JPG文件格式提交,文件不小于3M,内容清晰,参赛作品附带标题并请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
 4. 纪实作品不得改变原始影像(仅可作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适度调整),不得作合成、添加等处理。
 5. 投稿邮箱:jyxyy3736@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摄影征集投稿。
- 五、奖项设置
- 根据参赛选手及作品数量,评选出摄影作品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届时,优秀摄影作品将以纪念册、院史长廊展等形式向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七十周年庆典活动献礼。
- 济阳区人民医院
2019年7月1日

小说连载 女儿滩 鞠慧

老棒站起来,手上的酒碗重重地墩在了桌上,“再说这些,你给我出去!”

桌上的半瓶“趵突泉”,被老棒一抬手扔到了门外,漂亮的翠绿色磨砂瓷瓶,在空中画了一道圆润的抛物线之后,翻滚着朝堤坡下的滩里跌去。

“嘿嘿,你看,你看,还是那脾气,我就让你劝劝她,又没说别的话。”

老六依然不恼,他把手伸到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打开,一只白亮的银戒指露了出来:“她也苦了半辈子了。现如今,城里的人都兴戴这个,我也给她打了一只,纯银的,俺家存了几

辈子的一只银簪子。麻烦你交给她。”

望一眼有些可怜巴巴的老六,老棒把目光落到那枚刻了一朵小花的银戒指上,好久好久没有挪开。他觉得从戒指上发出的那一束束的白光,直刺得他的眼睛有些发酸。用力把目光移开,落到他瞅惯了的那滩。这时,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进入了他的视线,他不由楞了一下。

“她那不是来了吗?你自己去对她说吧!”老棒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无力。

待老六扭头朝门外看去时,臂上挽了一只柳叶篮走来的秋兰,已出现在堤的半坡上。老六

忙把戒指包起来,揣进怀里,“今天这事,你千万先别告诉她,要不,她万一翻了脸,我可是连点念头都没了。”

老棒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老六知道,老棒只要不说出反对的话来,那就是同意了。要从他嘴里吐出个“是”或者“行”来,比登天都难。老棒自小就是这脾气。

老棒小时候父母双亡,他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他娘在生他的时候得了产后风,没出满月,便撒手走了。家里日子过得有些紧巴,又有个孩子,他爹老羊一时也没续上弦。那年夏天,老羊到河对岸的地里去割高粱,突然遇上了大雨,情急之中,他跑进了就近的一户人家。进得屋来,他才认出这屋子的女主人原来就是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妹。(二十一)